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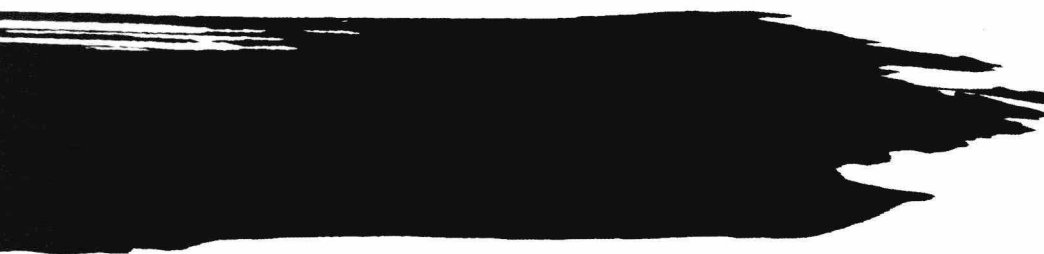
张笑天文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张笑天文集

中篇小说卷（二）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笑天文集. 中篇小说卷. 2/张笑天著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-206-04058-6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张笑天—文集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711 号

张笑天文集(1—20 卷)

著者	张笑天	封面设计	尹怀远 为民
责任编辑	包兰英	责任校对	陆雨

出版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0431—5649710
	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	
发行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
制版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	0431—5637018
印刷者	长春新华印刷厂	

开本	850 × 1168 1/32	印张	435.75
版次	2002 年 9 月第 1 版		
印次	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数	11320 千字	印数	1—3 0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4058-6/1·239		
定价	1380.00 元		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自序

我喜欢喝茶，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，上面有这样的说法，说人生有如饮茶，第一杯是青春，甘甜；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，苦味甚浓；喝到最后人也老了，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。

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，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，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。但不管怎样，甜果也好，涩果也罢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，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。

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，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，尽管它有五百多部（集）、几百万字。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。何以如此？我一向以为，影视作品一旦问世，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，它早已荟萃了导演、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，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。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，那才是你所专有，打不上别的标签，不论其优与劣、好与坏，你都得认账，你尽可以敝帚自珍，与别人无涉，苦乐甘甜自得其乐。

人都是要做梦的，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。梦既是荒诞诡谲的，也是飘忽不定的，聚则成形，散则化为乌有，有的时候梦也

能尘埃落定，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。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，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。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“谈文色变”的地步时，我结识了李守田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语文教员。此公有才华，文学功底厚，不过有点桀骜不驯，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，才气四溢，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，迄今犹记得有“常慰谪仙居隔壁”之句，他立即回了一首，有“愿同黄宇学敲钟”之语，诗文往来，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，可能是物以类聚吧。

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，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36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白山曲》几乎断送了我，“一本书主义”、“白专道路”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，他劝我不要气馁，不要指望一鸣惊人，文学既然是爱好，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。这话打动了，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世事浮沉，春光易老，转眼间40年过去了，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。1965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种瓜记》，以及70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《雁鸣湖畔》，今天看来，也许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当时，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，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。

歌德曾经说过，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，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。我需要做的事，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。他说得多中肯啊！多少年来，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、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，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，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，他们才是我的一切。有人说，真正有素养、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，常常有如含羞

草。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。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，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，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

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。我一向宣称，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，尽我的能力就是了，我做不到天马行空。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，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。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，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。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，而是坎坷的经历，甚至包括灾难。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并非幸事。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，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、挫折、彷徨、迷惘、欢乐、成功，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，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。

但人生是短暂的，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，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。一字字、一句句、一篇篇，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。肖伯纳曾经说过，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，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，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。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，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。综观历史，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，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？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，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，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，这就够了。

我从事创作以来，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，有笑脸、鲜花、掌声和奖杯，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视之为平常事。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：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宠辱不惊。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，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

一生的诚勉。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，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，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，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。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，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，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，这很可悲。

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。我写了不少作品，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，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，也不存非分之想。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，后来逐渐成瘾，欲罢不能。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，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，那么，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寻找你的乐趣，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计较它做什么？我常常去工厂、农村、学校，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，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，我很满足。我为他们而写作，为他们而活着，值得。历史、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！

《老子》曰：“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”不知你观察过没有，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，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，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。那你还争什么？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，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，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，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，他会作何感想？

这套文集共 20 卷，凡 1 200 万言。如果没有杨海泉、荀凤栖、蓝军、周殿富、胡维革、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，是不可能问世的。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，借此机会一并致谢。

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，这当然是一番美意，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。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，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，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！

写完了上面的文字，又觉淡泊无味，不知所云，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。读者想吃瓜，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，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。

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。

张笑天

2002 年 6 月 18 日于长春

目 录

没画句号的故事·····	(1)
梦断君子兰·····	(99)
来自居里大学的报告·····	(156)
生活的蒙太奇·····	(238)
雨燕岛·····	(312)
乔迁之喜·····	(379)
故乡明月在·····	(433)
老将离休之后·····	(497)
离离原上草·····	(542)

没画句号的故事

苦恼的抉择

蝉鸣连成一片，压倒一切音响，使人听不到人间的欢笑和叹息。

市委宣传部部长杨铁办公室的双层窗子都紧紧关闭着，他仍旧被蝉鸣搅扰得发烦。

杨铁面前的写字台上，放着一份道林纸印的表格，组织部昨天发下来的，秘书处的秘书包芳曾经关照过他，按要求，要每个人亲手填写。言下之意，她不能代劳。

杨铁一生中填写过的各种表格，如果加起来，怕能有几公斤重，轻车熟路，闭起眼睛都可以做到准确无误。他像所有“三八式”干部一样，当兵，进抗大，强渡黄河，解放全中国，然后进城……履历表上一片光荣，那些“需要向组织说明的问题”栏、“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反动党团”栏，以及“受过何种处分”栏，一向是空白，而立功受奖栏却从来都不够用。

不知为什么，杨铁今天填起这张表来，手总有点发抖，不听使唤，像是害了神经性抽搐。特别是填写年龄时，就有如往雪白的纸上涂黑点那么不舒服！64，两个阿拉伯数字写上去多么简

单，可他觉得手上的笔有千斤重，画出的笔道是弯曲、不圆滑的，有点像学龄前儿童描出来的，丑陋不堪。

他放下笔，长叹一声，呆愣愣地望着那两个陌生而别扭的符号。这到底是光荣的标记呢，还是没落的象征？

你多可笑！生命是抗拒不了自然规律的，过一年，长一岁，怎么会为年龄发愁呢？

这种潜意识的惆怅，是从什么时候袭扰杨铁内心的呢？从前自己在讲台上，不是时常摆一摆自己 40 多年党龄的历史吗？那口吻可没有半点不自在呀！自从党的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，杨铁不再夸耀年龄优越了，他意识到，年岁的大小是与劣势成正比的。

他顶讨厌小青年问他的年龄。笑咪咪的，一口一个“您老”，够尊重的了。可在杨铁听来，那笑咪咪的发问后头，仿佛藏着凶相，直译过来，无非是：“你 60 多岁了，还不退休？占着茅坑不屙屎……”

啊，64！假如这两个数字调换一下次序，是 46，那该多好！

可笑，近乎荒唐！

人进入老年，精力、体力都日趋下降，干吗非要占住这个位置呢？中央的方针大计无疑是对的，尽管感情上过不去，你难道可以凭感情来对待党的事业吗？

譬如这聒噪的蝉鸣，从前可是他的催眠曲，现在呢，神经脆弱了，常常被它们吵得睡不成觉！

离休，这是势所必然的了。杨铁绝对用不着别人动员，像当年在战场上杀敌用不着别人动员一样。明年，机构改革就轮到省、市一级了，杨铁没有叫别人推着走的习惯。

真的到了老迈不堪的地步了吗？

杨铁总是产生这样的怀疑。

此时，他又一次不自觉地站起来，挺起胸脯，在办公室里走

了两圈。他自我感觉是良好的，迈步利索，举止即或不比当年那么潇洒，也算不上老态龙钟。

杨铁站到了大镜子前头。

他有点灰心了，一种酸楚的滋味从心底油然而生！年岁的标记，岁月的刻痕毕竟是掩饰不住的！

腹部隆起，手背上长起了老年斑，头发脱落，只剩下耳际一圈茸发，脸上发胖，虽然没有多少皱纹，可那下垂得很厉害的眼袋，却无法掩盖一副老相了。

你这样快就老了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好像是从去年吧？像地壳变动一样，也是突变！在抗大时，听别人讲“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愁白了发”，他根本不信，骂一声：“扯淡！”现在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在特殊情况下，人的苍老确是以跨越时间飞跃的。

对着镜子叹气，唉，在你还能演说、鼓动，还能对党工作的时候，你必须离开这间办公室了！这是中央的决策，没有理由，也不习惯来对抗。

这也许是杨铁格外憋闷的原因。

敲门声，轻而有节奏。

杨铁听得出是秘书包芳的独特叩门声，他走回到写字台前，只是向门口“嗨”了一声。

包芳夹着文件夹蹑手蹑脚走进来。

包芳是个很漂亮的姑娘，28岁的年龄，摒除了她身上少女的天真、幼稚，她是很能适应机关生活节奏，在老头子们之间周旋的人物。她上身穿一件白纺绸的短袖衫，下面是藏蓝色斜裙，平底塑料凉鞋，朴素、健美。她在机关里，从来没穿过直筒裤、高跟鞋，因为杨铁讨厌。有一次，包芳穿了一件的确良短袖衫，由于胸罩隐约看得见，杨铁都感到很刺眼，正式告诉她“这是机关，注意影响”。

包芳并不是宣传部长的专职秘书，按级别、职务，杨铁还没

有资格拥有秘书。不过，包芳和前任秘书吴药川一样，虽然编制属于宣传部秘书处，可由于工作需要，整天不离部长左右，写材料、搞调研、起草报告，跑前跑后，面授机宜，久而久之，实际形成了不是专职秘书的部长秘书了，约定俗成，秘书处长向来不另支配。

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写完了吗？”杨铁暂时驱散了笼罩心头的云雾，语气平静地问包芳。

包芳文静地点点头，送上文件夹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沓写满了字的稿纸。

杨铁大致翻了翻，问：“黎省三教授的房子解决了吗？”

包芳说：“上面写着呢。学院答应下一批房子盖成，就叫黎教授搬进去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杨铁突然发火了，“不像话！黎省三 50 年代远涉重洋回国，‘四人帮’时期扣上特务帽子坐了 5 年大牢，我们让这样的老教授至今一家三代住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，于心何忍！你去告诉李院长，让他们把新建成的院长楼倒出一套来……算了，我打电话找他。”

说罢，杨铁亲自拨电话，对方占线，他气呼呼地把耳机子摔到叉簧上，说：“我们连教授都容不下，还干什么‘四化’？怪不得上海来人调黎教授呢！老黎头如果为了房子，早走了！”

见部长发火，包芳一声不响，微笑着站在那里，这种忍耐的谦恭态度，也许就是自然的灭火器！过了一会儿，杨铁火气消多了，他瞥了秘书一眼，突然觉得她的谦恭有点像前任秘书吴药川。若论能力，可是相去甚远了。

吴药川多么得心应手啊！

他像个泔水桶，酸的、臭的全能装。你发火，他微笑；你息怒，他才办别的事，一切都想在前头……

这时，包芳又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来，放到他眼前。

这是一张备忘录，写着几项工作提要，第一项是“家访”，开列了一些名字。

杨铁看着这些熟悉的、半熟悉的名字，眨眨眼，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包芳莞尔一笑：“这些高级知识分子，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查、访问，好像……应当由杨部长亲自登门好些。”

杨铁心里一动，一股热浪冲击着他。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访问这些人的使命，交给秘书处的干事们代劳，本来就是一种疏忽！

杨铁露出了笑模样：“你真精明！看来，你已经知道怎样当秘书了。”

包芳扑哧一下笑出声来：“这是吴处长提醒我的。”

杨铁心里又是一动。

只用“精明强干”的字样来评价现任秘书处吴药川，看来是太不全面了。这个人脑子里有政治，也有极强的政策观念。他为人不露锋芒，不张狂，脚踏实地，确实是杨铁须臾不能离开的手。

对于吴药川，市委机关里可以说是有口皆碑，上上下下都喜欢他。

可说心里话，杨铁对他是使用两分法的。喜欢他，又本能地防范他。防范的来由，完全是由于1979年全党讨论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”时发生的那件事。一开初，是中央报纸渗透了一点，市委常委会上，有些人一时还没有搞通，没有几个人表态，除了市委文教书记季青以外，别人都在等中央文件。后来，吴药川替杨铁起草了一份反对“凡是派”观点的文章，打印出来，散发给常委们，像原子弹爆炸一样，引起强烈反响。当时，杨铁得了阑尾炎，正在空军医院住院，事前，他只是暗示吴药川，相机替他起草一份表态性的书面发言，并没有指明观点。在

杨铁看来，这是不消嘱咐的，凭吴药川这样一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人，会看错大方向吗？

当有人大惊小怪地把吴药川起草、署了杨铁名字的书面发言稿送到空军医院病床上时，杨铁气得从床上蹦起来，顾不得创口疼痛，一连骂了十几声“吴药川这个球”，一边打电话，把吴药川叫来，好一顿痛骂。杨铁怎能容忍强加给他的观点？他多少年来都是按毛主席的话来检验一切的，岂能容忍让实践来检验真理？

在杨铁暴跳如雷，严厉要求吴药川公开声明他是“强加”的时候，吴药川一直静如处子，笑眯眯的。直到杨铁的火山平息下来，吴药川才拿出一份《人民日报》给他看。

原来，好多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已经纷纷表态，观点同“强加”给杨铁的一致。

当然，过了不久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已经真相大白，杨铁成了全省第一个头脑清醒，思想解放的干部。

杨铁高兴，却也捏了一把汗。他心里不安，几次想找市委书记把事情谈清楚，他不能冒领这个功。他杨铁当时确实没有想通，没想通并不是什么罪过。他也担心，万一吴药川事后把挨骂的委屈事露出去，杨铁反而更不光彩。

在杨铁犹豫着的那些日子里，他从多方渠道得知，吴药川是守口如瓶的。而且，在全市机关干部大会上，在杨铁宣讲“真理与实践关系”之前，主持会场的吴药川又一次当众把杨铁推到了“思想解放先驱”的高台上，叫他想退都退不下来了。

杨铁很矛盾，他曾怀疑，吴药川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目的？讨好？巴结？他用心考察过吴药川。吴药川本来分了一套房子，却让给了处里一个新转业的军队干部；哪家出现生老病死、大小事情，吴药川是必到的，跑前跑后，连口茶水都不肯喝人家的，他被宣传部的人戏谑地称为“大总管”。

这样的人，当然只能用“心地善良”、“急人之难”来评价。杨铁放心了，不再内疚。如今反省起此事来，他仍然感到自己对不起党，可是他有原谅自己的办法：有哪一个人不是爱听好话的呢？

见杨铁陷入沉思，包芳给他泡了一杯茶，问道：“要定一部车子吗？您什么时候去家访？”

杨铁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家访要车子，官气未免太大了！算了，我有时间就开始走访，坐公共汽车去。”

包芳微笑着退了出去。

退休前干点好事情吧！

杨铁已经多次这样提示自己了。去走访有名望的教授、作家、科学家们，使他们感到党的温暖，使他们意识到，像杨铁这样离休在即的人，在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，也还在体现党的关怀……

杨铁的心情好起来，窗外几乎从不间歇的蝉鸣也好像悦耳多了。

他推开正面的两扇窗子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楼前的一排胡杨树。噢，看见了，有一个个头很大的蝉正伏在灰绿色的树干上振翅长鸣。

小外孙子不是吵着让他上树抓蝉吗？上树，对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来说，是不可能的了。在树底下挖蝉洞总是可以的，那需要有闲心、有闲空。退了休就有时间了，像那些退休工人一样，养花、钓鱼……那是多么陌生的生活啊！他将要同那些老钳工们泡在一起，老张、老杨相称，领着孙子逛大街……

他浑身上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1937年参加革命，却是“三八式”。有没有一点遗憾呢？按“老红军”的标准衡量，他只差2个月零3天。也就是说，他如果再提前2个月零3天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，他就是“老红军”

了。尽管人类历史的长河悠远得很，人的一生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，可是，你得承认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差一天都不得了！就拿文教书记季青来说吧，他也仅仅比自己早参加革命4个月，可他是老红军，地地道道，退了休可以住红军楼……比这个当然没意思，可现在呢，毕竟人家早就是市委书记了。

想到这里，杨铁又有点怏怏不快。

如果没有五中全会的新精神，杨铁是肯定要出任市委书记的。早在半年前，省、市委就酝酿过了，他不怀疑自己有这个能力。现在呢，呼声一天天弱下来，也许根本没人再提起了。

像刘副部长，像市委饶书记，像关副市长，长年病着，脑子也不灵活了，确实该退休，不然耽误多少大事啊！杨铁也不能容忍这样的“老人政府”持续下去。

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杨铁觉得自己既没老耄昏聩，也不是卧床不起，尽可以再为党工作几年。假如，他能升任市委书记，那么，64岁就不算大了，也许……

又想到哪去了？难道你非得当官不可吗？你当年抱着放羊鞭子投向革命怀抱时，你想过要当官吗？

离休吧，大势所趋，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那么，一年以后，将是谁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呢？

这种近乎无聊的设想，已经不止一次地折磨他了。

当他坐回到皮转椅上时，有几个人的影子又走马灯一样地在他眼前转开了，叫他一时委决不下。当然，未来宣传部长的接班人，并不是由他杨铁拍板就算数的。但是杨铁掂量得出自己在市委的分量。他从1954年起，就干宣传部长，除了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几年，他几乎没离开过市委机关大院。他了解上级、同级和下级，他是这个链条中关键的一环，不敢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能，却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因此，未来的部长人选，杨铁的意见还是不一般的。在这一点上，“文革”后才从山东调来的市